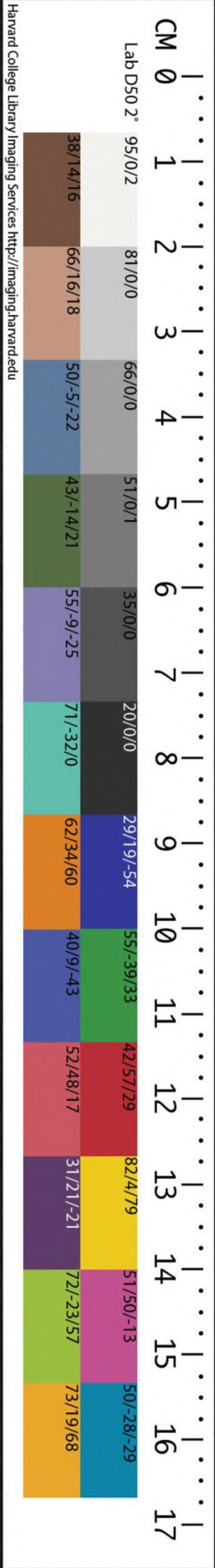


T4664.7/1332

1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5 1940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屯田

撫卹屯田官軍疏

萬日乾

屯政之宜其法在於召佃而其要則尤在於蠲逋薄徵而已以召佃言之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陪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不治間有暫荒之田易於開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田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索全糧彼欲兼領又患寫遠孰負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利而陪

五十畝之稅或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陪者愈陪患不得息自非朝廷寬恤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計畝定稅給帖承佃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官分外科擾俟三年成熟方許徵納深為有見蓋以荒田零坵隔遠遠則不便於關領荒則未望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苦於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其租稅則人憚於陪糧而不肯佃即今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荒田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有奇足堪耕闢乞聽多方招人承佃不拘

全分隨其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由開墾耕種隨其所佃畝數納稅非見佃之田一毫不許妄徵量寬二年稅糧以為牛具種子之費俟三年成效一體徵納若成熟之後雖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爭待十年之後復有區處如無補役復業之軍則永為已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不苦於全領又不患於陪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捨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刻期可熟稅額不患於虧欠矣以蠲逋言之查得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
年分屯糧共一萬一千五百石各衛掌印并管屯官員俱各住俸至今參照前項屯糧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追

徵不完合應住俸但見今各衛拋荒地動經數百餘頃
其前項無徵稅糧每年俱係各戶包補如豐成之際猶隱
忍代陪至薄收之年僅可自完誰肯鬻妻典子為人陪納
此蓋拖欠之由也今各官俸糧住支已久拖欠屯糧之
望豐成之年處置陪足至於數多者從得豐年亦無陪納
之計各官俸糧再無闕支之望矣今林士元等官欲將各
官住過俸糧通行扣算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之
數其有不足待二年以後財力稍舒補完夫以各官所住
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准抵通糧恐諸事體恐亦未安
莫若照各年分豁火傷事例查各衛見今勘實拋荒地

若干所拖欠糧悉為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
原欠多寡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者暫准關
俸其餘二分續徵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
俸庶幾人心有所遵循而逋負之糧漸次可補否則各官
之俸可住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尚資於
此軍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既住日
用無措未免侵剋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
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之為愈也以薄徵言之竊惟
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
糧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則

每畝納銀一分六釐蓋又輕矣比較之屯田軍一名佃五十畝每歲納糧一十八石內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得為重但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大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葭莽極目不勝淒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豁逐年俱係衆戶陪補陪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愈多陪補愈重反覆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此極矣今林士元等官欲將三則之內一項停免俟年豐人衆方議竝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種若干項畝照常輸納見荒田畝若干姑且停免以待

召佃成效一體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但田有常額額有常稅前三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遽欲除豁一項恐亦有碍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佃成效一體徵收竊恐法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佃之召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等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巡視屯田監察御史唐勳王世爵等累次題行欲通查各衛冊荒田地共若干頃畝冊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釐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為可行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查

筭勘實各衛坍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有奇委
實崩坍合應除豁其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的係久
荒難於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乞照依所
議將前項坍江田畝悉為除豁比較荒田俱作改科計缺
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各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八頃
每畝加銀五釐共加出銀一千五百二十四兩每糧一石
折銀五錢准補欠額糧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
二升三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陞作
五升三合五勺共陞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
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

開坐畝段俱赴本衙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永為已業量
寬二年租稅待二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徵收如此有力
之家貪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
落和州等處荒廢久遠用力極難則雖薄徵改科人未必
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為之計今查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
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槩被軍
官戶內舍餘侵領每戶領戶由十紙二十紙者有之硤瘠
不堪之田俱着貧軍領佃陪補糧稅最為積弊伏乞通查
各衛戶由每戶多領二紙以上者每三紙令領久荒田一
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召

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
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又
荒之田俱可耕闢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弊庶幾可清矣

三邊屯田議

王鏊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為欲省
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
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而人以為不可行何
哉按趙充國屯田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田畝及
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燉煌至遼東一
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

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之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為
田內有忘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弊唐元和中振武軍飢宰相
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熙為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
耕傍邊近地連歲大熟軍不復飢又益募人為十五屯屯
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其為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
極界中至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緡此
近事之効也今獨不可行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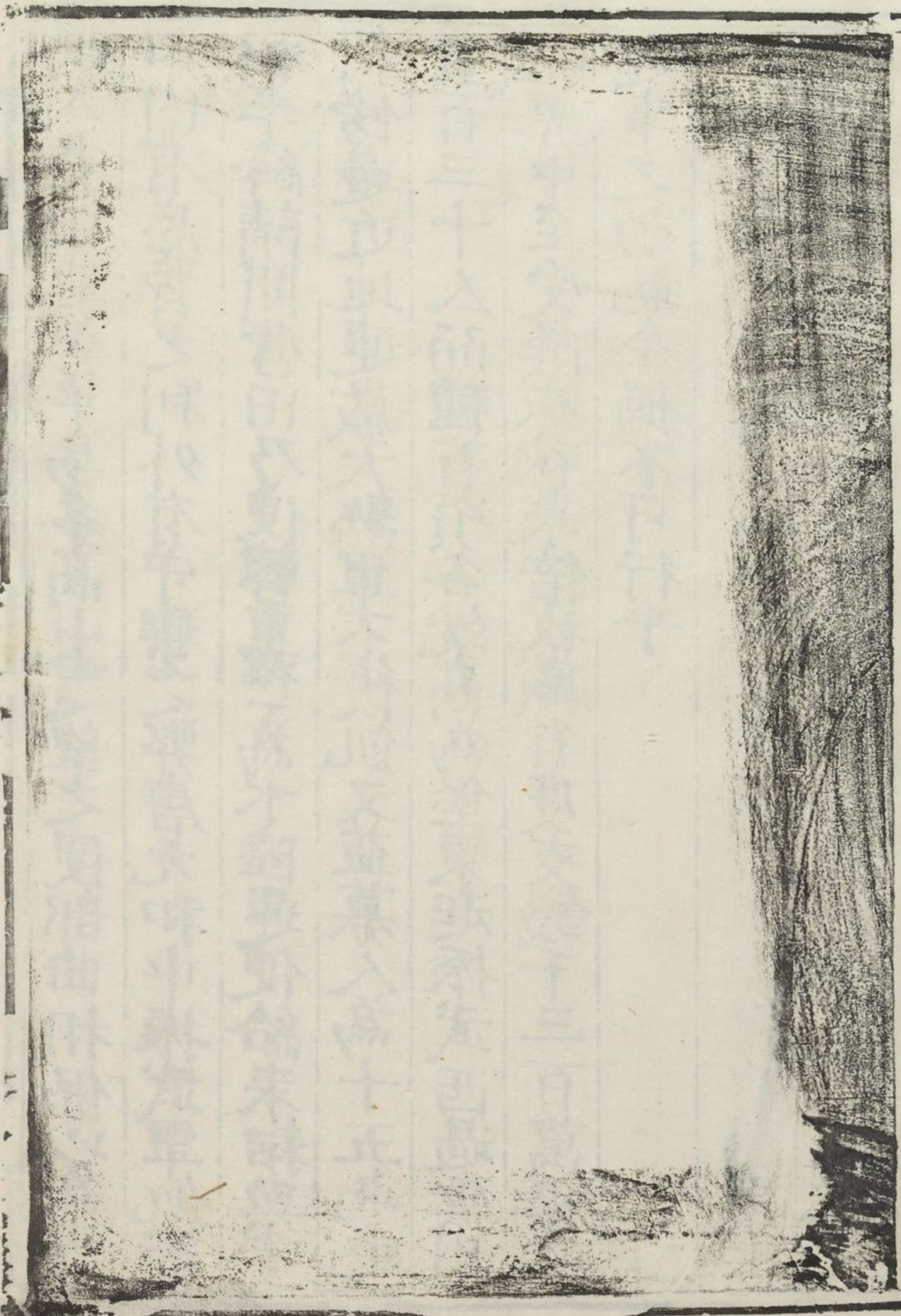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四

河渠

治河議

宋濂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乃下丞相會廷臣議濂則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滙故河常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何也河源自吐番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腦兒二澤又東流為赤嵐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闌之水南倉也里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



也河之東行又岐為九派曰也孫幹論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寢渾濁而其流益大朶其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耳麻莫不刺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九渡東行可二千里崑崙之南又東流過閼即閼隄二地至哈喇別里赤與納鄰哈喇河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貫德州其地名亦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本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沿汭至於大伾而下灑

為二渠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已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水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矜磔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迹其後入流屯氏諸河復入于千乘縣德棣等河復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

害昭然可觀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堤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壑溺比古為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流復于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比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頓損又以上各分為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于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于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田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于天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僨事者也

蘇松水利疏

夏元吉

上以蘇松水患為憂命臣時往疏治八月遣都御史俞吉齋水利集以賜臣元吉講究拯治之法但臣奉職不稱重貽宵旰之憂夙夜驚惕惟勤咨訪欽承 聖諭愧感交集臣與共事官屬及諳曉水利者參考輿論頗得梗槩蓋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為蒲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松江諸浦導

其壅塞以入于海但吳松江延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下江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澹浦口一百三十餘里潮沙漸漲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濫沙游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松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難流傍有范家浜至南澹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

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迎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每時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於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為便也

開引河水以濟會通疏

金景輝

自古有天下必轉輸天下賦稅聚之京畿充足國計以固根本召四方商旅會於都邑以通貿易如漢之鄭當時王安世唐之田弘正元之郭守敬輩皆能興水利通漕渠者逮我太宗皇帝建立京師首命大臣疏會通河開靖江浦增脩各閘疏鑿二洪以通漕販仍於京城內外置倉廩以貯天下糧儲建塌房以畜四方客貨富實京師以開萬

世太平之基近來河道淺阻轉輸稽遲天順七年 朝廷
恐妨國計仍命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委臣河南以聽巡
撫賈銓提督開疏黃沁二河分水灌注運河即今徐呂二
洪下至清河一帶河道通行無阻矣惟安山北至臨清衛
河至直沽俱各水少而德州武城等處淺阻船隻不下千
百餘艘又訪山東河南及大名等府起運京糧亦因河淺
俱赴畿內買納况商販少至以致京師米麥翔貴物貨騰
湧且畿內耕穫有限而四方買糴無窮幸值歲豐民食尚
乏倘遇凶荒將何以賴陸贄有云財用之在關中者與儲
之帑藏者有急而需一朝可得今畿內之地正當充實豈

容虛耗矧南京進貢馬快船隻亦皆阻誤不可不慮考得
安山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止有汶水春時雨少泉脉
微細以致淺澁其汴梁城北陳橋原有黃河故道其河北
由長垣縣大岡河經曹州至鉅野安興墓巡檢司地界出
會通河合汶水通臨清每秋水漲有船往來止是陳橋迤
西三十餘里淺狹水少時月不得通流若開挑深闊亦可
分引河沁二水以通運河如此則徐州臨清兩河均得河
沁之濟而衛河亦增且開封長垣曹鄆等處稅糧俱免陸
輓又江淮民船亦可由徐州小浮橋達陳橋至臨清得免
濟寧一帶閘座擠塞留滯之弊甚為便利伏乞 聖明留

意幸甚

定訐謨以祛河患疏

徐恪

臣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羊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榮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毫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衛河長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

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歷 聖衷軫念運道之阻艱生民之魚鼈特 勅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脩理功雖略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遵道不可復至有為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瓠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十餘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私倡為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沉璧馬籲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親負薪士卒塞決口起築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為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

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已者烏可以噎而廢食哉
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脩築隄防之
功多䟽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
勢不可遽回耳議者以榮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
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
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䟽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
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
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
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潏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
餘里今春雖嘗用功未得意力必須再役人夫䟽濬深廣

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
道可完但既䟽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
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
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於履陸一
夫之牽挽過於六羸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
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脩河又
不知其幾萬倍也况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
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
運其於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
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傭工物料衣糧醫

樂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魯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
國家漕運既由張秋比之勝國尤為重要與此大役其得
已乎且合用椿草鐵石船埽等料并傭工口糧動以萬億
所在倉庫既多空虛 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
何取給若不早為之慮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
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五法缺一不可工料口糧皆當預備
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
景泰年間張秋塞決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
抽分料銀各數萬兩運發劉大夏收用歷懇具陳不為無
據寥寥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益泛濫決口日

深運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從而北計
將安施雖已側聞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竊憂之雖
在踈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僭陳伏望斷自 宸衷
叅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遠不切時宜更乞
深念國計俯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
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克口糧之需小民間之必將
感念 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工無難色矣且役夫十
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
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
不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 勅劉大夏專理其事合用錢

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糞糞俾凡椿草等料得預為
計臣雖庸劣亦當仰體 聖意少竭心思待今八月以後
秋水稍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
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倩河南開
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
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椿
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陵岡塞口人夫於開封大名二府
相兼起倩張秋塞口人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
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有負智能善扼塞者悉聽取用俾
罄巧思竝屈群策用功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
身遇有疾病撥醫調治人心懋悅則用功必力毋計日月
必求成功小有償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 國家大
計事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乞 勅廷臣議
處而行必求萬全幸甚

重開通惠河疏

王軌

臣竊思水陸轉運其勞逸省費較然甚明况陳銳等多累
朝漕運名臣言必不安臣因考之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都
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
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
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為之咸服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

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每歲若干萬民不勝其
瘁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轉般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
於守敬焉及考金水海子白浮甕山諸志典籍昭然而可
據踪跡尚在而可尋何獨至於我朝必欲置閘河於無
用費腳價而不惜哉臣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
見諸陵無損遡其末流又於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運
亦流不運亦流初不因運之行止而為河之開塞水之盈
涸此理甚明足破群惑况通流等八閘閘石見存無事於
增補閘夫見在無事於復僉閘官見任無事於重設近年
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通惠滔滔無阻叅將王佐曾舉

而行之特易易耳但每至垂成輒復中止者祇為權執之
車輛周利之牙稅不便所阻臣又考之元史漕運糧儲南
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
飢餒况今止通糧運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為全絕其利
源也臣嘗竊料閘運一年可省腳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
窮財盡之時於國計不為無補臣幾欲具疏上聞猶
恐識見未真料理未周不果繼而見在京各衛因往通州
關糧或被官吏冒支或被行伍騙匿或子姪過用空手而
回或陰雨連晴放遲而費如斯之屬深為隱憂臣因考之
漢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

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我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以後因漕運稽遲暫將京儲收貯通倉以待轉般因循苟且歲月既久遂為三七定例嗣是莫之能改遂使一帶官軍不沾實惠又欲具疏上聞未果然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臣近聞兗運邊糧備防邊關寨堡險隘遠近以防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若使姦細為之向道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敷或肆燒毀國儲一空則京師坐困矣雖有言者但以開運省費為言而卒莫有以先代之故事間道之危機為陛下告者是宜陛下信之不專行之不決也語曰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傳曰成大事者不謀於衆惟陛下留神省察謀之二三元老乞勅令巡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開脩倉主事兼理開運開板見存脩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并其他用度量支脩倉餘剩巡倉駐劄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亦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陸路自進且令覓船雇人略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統將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行所謂三七通糧漸撥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輸矣興國家無窮之利杜意外不測之虞所謂富國強兵殆一舉而兩得之矣臣愚又以漕運糧儲國家大計容受之多車不如船陰雨之行陸不如水舟車并進脚價

倍省北閘河之所以不可廢也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白河止閘壩規模具在稍加脩濬必可通行前代君臣尚能興舉其事舳舻直抵海子今之閘運止於船剝而復屢行屢止者固由勢要奸徒罔利所阻亦由地形漸高流沙淤塞自大通橋至白河僅四十里其地形高下相去六丈有餘使其不計多費錢糧大興工役開深七丈再加廣闊水勢就下通引白河則運糧大船直達京城而諸閘可以不用固永乂之利也但工程浩大切近都城不敢輕議為今之計只應照循舊規脩濬河閘臣等 陛辭之日自大通橋沿河逐閘踏勘形勢大略此時閘門洞開初冬水涸流

波尚且不絕若各閘皆闕水盈可待至通流閘坐於通州舊城之中經二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市井輻輳之地兩岸居民闐闐鱗集櫛比搬運糧米大為不便者至本城西門白河之濱舊有小河通過城北一面中有舊廢土壩地基西北一里至今堰水小壩議須挑濬河身因舊壩添築高闊多用椿木磚石甃砌平時習水行舟水大聽其漫流而過由此徑達普濟閘可省四閘兩關搬運之難然閘壩相去為遠各添設閘官吏二名閘夫十名分管普濟通流二閘看守新壩以防盜決載觀通州京輔之地兩城夾固三倉豐儲居集萬家守以五衛亦當積蓄以安人心不

宜過慮搬運自起驚疑及查河源之水出于西山玉泉由海子經流大內玉河而出沿城至大通橋其間事理或時之旱澇或流之巨細啓閉通塞又非外人所能與者酌而行之可也

治河通運以濟

國儲疏

胡世寧

臣聞河流遷徙不常自古為患歷考周漢至今未有能治久而不決之術國家救災卹民亦未有聽其決而不治之理今之河流漲溢淹浸豐沛徐三州處地方數年于茲矣去年以來復致運道阻塞夫此三處兩京南北衝要國家咽喉之地也其民常歲為國運道勞苦不息猶之咽喉之氣也今之被水逃亡過半是猶咽喉之氣有傷救之不可以不急也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運道少阻猶人

嚼噎之病為飲食之阻救之尤不可以不急也故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今運道之塞者河流致之也蓋使運道不假於河則亦易防其塞矣臣請先述治河之說而後言運道夫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遏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吐蕃發源流入中國漸納百川之歸而行萬數千里其勢之猛烈可知也

其過孟津下至汴梁以東土疏易決故能為患然自宋以前多決而東北自宋以後漸決而東南其決于東南也入海路近所經為害猶小決于東北也入海路遠所經為害尤大然因決而分得以殺其勢者亦多矣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梁城西滎澤縣經中牟陳穎等州縣至懷壽州入淮一出汴梁城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

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是此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聞皆塞矣而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納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為巨浸近又溢出沛縣之北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河流緩沙壅而漸致汙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而東南有山限隔禍猶小也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以竭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也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其勢其前出陽穀一道魚臺一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滎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

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東南原出
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
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又
而北徙欲脩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豐單等縣黃德賀
固楊明等集地方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一道以塞
新決河口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此治河急患當急施
功而開運道尤在所急也然今運道止塞沛縣以北三十
餘里而不能遂開者雖人力不至亦由天時未利也方夏
秋水溢其塞處半為流沙所壅使人撈沙水中為力甚難
而沙隨水勢隨拙隨壅豈能成功或謂乘今冬初水退始

陽湖暫可通船之日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而併
工挑築旬月可開矣或慮此挑沙開築終不能固歲來水
淹或憂再塞不若趁冬水涸冰凍船阻不行之時照依南
旺湖式樣就於昭陽湖中開河一帶兩面築堤以通運道
比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來歲通漕與舊道二處隨便
行舟此一策也或又慮河水入湖亦能帶沙致塞只如今
昭陽南口金溝舊閘處所漸入沙塞此其驗也臣與尚書
李承勛同行計議以為莫若於昭陽湖東岸滕沛魚臺鄒
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所
另開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二處舊河其間應開

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尋近道工力尤省其河
新開深則各隨地勢闊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
就取其土厚築西岸以為湖之東隄阻防河流之漫山水
之洩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為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與
水爭地也來冬水結船止之時更加濬闊以為運道仍於
彼立一夫殿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適以暫寬豐沛之民
而消息咽喉之氣此其上策也其開掘之處有礙民田民
屋則宜補給開田扣除糧稅而量措與開荒遷徙之力可
也但其地之高下土之堅疏勢之難易臣等不曾親歷試
驗未敢執定為是乞 勅總督河道都御史一面料集

力一面親驗可行趁今興役開掘北可或此河難開則止
開豐沛縣舊河及前擬湖中近河二道兼使放舟以防一
道之塞運道既開而後以次相度河勢順其性而分導其
流則大決可免矣臣等又慮山東河南并直隸江北之民
連年水旱災傷勞苦特甚豈可復興此役乞 勅戶部計
議從權於兩淮兩浙召商額外多賣鹽引令其買補灶煎
餘鹽照常販賣急可得銀數十萬兩以在役近河貧民并
備應用器物與此大役則亦宋范仲淹浙西救荒之術也
昔唐中葉疆土分占日促田賦所入甚少而養軍多費專
賴劉晏理財亦惟興此鹽利况我 國家全盛食鹽生齒

數倍於昔而鹽課舊額有限民間所食皆私鹽也今取而歸官河成之後以資邊餉實為大利且鹽既官賣民間私鹽漸少而巡邏之役可減鹽徒意外之慮可無又彌大患豈不當為然以為難者第恐勢要徇私之徒乘之以占利庸俗泥常之人因之以起謗大臣持循保名不為國計者又不肯於是而擔當必賴聖明革此三弊而後可行也至於挑土之器工役之流亦宜量募江浙衢嚴二府之人百十用之其人取土一工勝如北人數十工之力是宜給之路費厚其傭值使樂應募來必漸多又使北人漸次效之亦以後治田勸農之利也臣愚又念豐沛南北一帶

近河州縣之民近年十分困苦 朝廷宜加十分愛惜伏

望 聖恩垂念以後進貢等項船隻計可停止者暫為停止可減省者量為減省其南京工部該派器物 內府應

用者或令原解州縣倒批徑解或令該部委官自解不必經由南京監局以致多造器皿裝盛因而多撥船隻裝載又因而多用人夫牽送其士夫往來船隻倚勢多索人夫者乞嚴加禁治其河道驛遞夫役照前管河郎中兼理稽考撫按官不時巡察糾治庶使衝要之民得以安養休息而 國家南北咽喉之地不至阻絕矣近該少卿黃綰奏乞修復海運以備不虞其為國遠憂甚忠然聞其事勢甚

難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聞國初漕運自淮達河由陽武起岸百十餘里陸運至衛河復下船至京又聞沁水至武陟縣紅荆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流因必可以通衛也後當國家閑暇之時亦宜差官踏勘如紅荆口舊河可開則開舊河不開則於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離岸十數里開掘一道北通衛河歲撥江南相應衛分糧船百十隻於彼轉運習慣以備徐沛之北會通河一處之塞此亦一計也

乞急救河水滄沒民田疏

王廷相

有村巡捕中路御史題稱藝畝輸租田有定額歲無豐歉

而惟正之供所不敢者固疇庶之常也今獻縣地方西北二面田賦之地四望如湖縱遇豐年匪稼何稽其糧馬常賦不敢議蠲者有司不免株連追索豈但苦逼失業之民將并全社而累斃矣富者移而貧者逃而無復還鄉里之望戶口消亡勢固然也臣奉命巡捕是路雖職匪關然目擊痛心誠有如惻癠在身而不忍熱然焉者因遍訪士農里老人等頗得其槩蓋謂古潯沁河原徑自晉州深州武強等處東流入海自嘉靖七年波湧泛漲漸將深州舊城西河身淤衝約二十餘里阻水不通折轉東北創衝大河害及該縣以至天津占沒軍民糧地不能悉數苟非大

加疏治之功不數年而浸及于京師矣雖該邑民王木等并知縣劉沛然節有奏訴亦間荷俞旨第委官庸闇利害兩端雜於前輕重大較蔽於中往往以巨患之難除國賦之難議苟且顧避終坐視而已矣切照實因彼處河身淤塞變為饒畝富室據小利操其贏以百計阻撓勘官憚其難或受其囑遂不顧茲水之有損於國害于民甚大且常也該縣訓導程鑿知之尤詳備謂自獻縣而言之不過西北二面二千餘戶不得其業耳其餘阻淤墊溺去處不可遙度者又豈得以一二計欺苟非得剛廉任事之臣則故河終不可疏萬姓剝膚之災終不可除也臣深然

其說自謂備徵耳目親觀民害如此敢不以聞于陛下也耶臣切見我陛下奉天愛民每無不至特臣下不能奉若而敷宣之耳且如京西琉璃河民病徒涉陛下曾不惜帑費建橋梁以便往來中外感怙為甚况此河水傷民為害甚大陰損國稅甚多陛下豈不聞而軫念于衷耶臣又聞琉璃下流亦有淤塞若不乘時疏濬橋梁雖建終必衝損但出於遙聞而不敢執奏惟茲水患得于親見之真者庸瀆宸聰如蒙皇上痛加憫惜乞勅工部都察院會行撫按官員勒限踏勘源流被災去處先豁民租以挽流移然後計工挑濬務復古河以洩泛漲次

即沿尋舊堤隨宜築塞以為固防衝塞之長策庶陷溺之地可復為築稼之場垂斃之民行將見更生之樂豈但民有恒產而國稅可無陰損之虞美若權宜下策則通計滄沒田畝蠲豁常賦又量古河淤塞而按業加稅庶民困亦可少蘇國稅不至坐減也

理河事宜疏

周用

臣近日查到山東兗州府濟寧州見行文卷一為開墾荒田以蘇民困一為效愚忠興農功廣聖心以隆聖化又一為專責任墾荒田正民習以固國本俱該戶部題奉欽依轉行山東布政司各府州縣開墾荒田自嘉靖八年

以來累經有行稽覈文案未見成功臣竊念以為治河墾田事實相因水不淤則田不可治田治則水當益治事相表裏若欲為之莫若古人所謂溝洫者爾古今稱聖人之治水者必曰大禹治水之功莫大於河自告厥成功至周定王五年河徙於碣石中間自龍門至於碣石入海不為中國害者蓋一千七百年然禹之治水莫備於禹貢則皆紀其成功也而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孔子稱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于萬世而不泯固不可名言而禹之自言與孔子之稱之者惟曰濬畎澮盡力乎溝洫然則歷千七百年而河

不為中國害者實上禹盡力溝洫之賜故自禹至殷盤庚而稱五遷厥邦以避河圯溝洫蓋小壞矣圯猶未徙也至周定王時而河徙則溝洫加壞矣徙猶未決也至秦廢井田開阡陌溝洫掃地矣秦祚不延及漢而河決酸棗決瓠子決則甚矣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河決不可勝紀今年治河費若干萬明年治河費若干萬大略塞之而已矣溝洫之政無聞焉自今迺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盪衝激於斯為甚若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於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

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瓶而下乃僅以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間拘而委之於淮其不至於橫流潰決者實徼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今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汭漆沮汾泌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也何獨大禹則能使之安於東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變而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十年之久此其由於阡陌之壞溝洫之不脩者較然甚明仰惟陛下臨御以來愛養元元無所不至故於乞墾荒田之疏屢蒙俞允則於今日肇脩溝

洫之政以繼神禹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臣愚實有望焉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於海霖潦無所容也溝洫之為用說者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者容水而已故自溝洫至於海其為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以是為政又何所不可臣竊見河南府州縣密邇黃河親被衝決民間田地決裂破壞不成墾畝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加以額辦稅糧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於

河患實不聊生至於運河以東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地方雖有汶沂洸泗等河然與民間田地支節脈絡不相貫通每年太山徂徠諸山水發漫為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亦與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而值旱暵又竝無自來脩繕陂塘渠堰蓄以待雨澤遂致齊魯之間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東西南北橫五千里天災流行此皆溝洫不脩之故也若使溝洫既脩則豈惟山東河南得以衣食四遠流移之民孰不願復業墾田以圖飽暖昔也招之不來今也麾之不去民利於此安得不興臣惟善救時者在乎得其大綱善復古者不必拘於陳迹所謂脩

疏濬者非謂一一如古亦惟各因水勢地勢之相因隨其
縱橫曲直但令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
委之於海而已然遠謀不可以倖致美功不容以雜施溝
洫之政歷千百年莫能舉行究其所由夫豈無故孔子曰
無欲速無見小利凡厥事功古今半途而廢者率由於此
臣愚以為欲脩溝洫之政雖曰不拘陳迹然時異勢殊變
而通之不能無所事事今略舉其大綱若正疆里以稽工
程若集人力以助夫役若蠲荒糧以復流移若專委任以
責成功若持定論以察群議其諸條目未敢覲縷議定之
後循其次第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因小利而生沮撓治

河裕民之計無出於此所謂正疆里以稽工程夫古之溝
洫者即後世之渠也但有大小之不同溝洫之政必先正
疆里合而言之則疆里為大渠溝洫為中渠為小渠不先
疆里則規模不立脈絡不貫將來彼此相病然有一府一
縣一鄉之疆合行司府州縣通融規畫定立界限由鄉而
縣而府以達之各府一縣之中先因通流畫為大渠多者
五六少者三四次因頃畝畫為中渠為小渠因而計其工
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
先後均為三年大略初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年疏中渠
達於大渠又次年疏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廣狹各因水

勢其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卑窪特其不通轉輸去處
用水平打量疏為塘塹出於溝洫之間水湧則趨平旱乾
則節蓄經畫既定造成疆里圖冊上下如式施行責其成
效可也所謂集人力以助夫後者大約施功之時大渠用
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以為之經民夫各治其
田以為之緯仍令州縣各計用官夫若干民夫若干然興
工之始百姓生理未復須以民夫從官夫其官夫於召募
之外若賑濟放免之類俱合從宜區處竊見問刑衙門充
軍人犯依例發遣所在有之但隨解隨逃各該衛所官旗
通同侵盜月糧會赦方往赦後又復問發積至幾年天下

衛所食糧軍犯莫紀其數况今會計如 王府祿糧亦且
告乏却容此等潛形竊食實為虛靡今欲為此乞行附近
河南山東直隸各問刑衙門除奉 特旨并免死充軍外
其餘少做宋人民屯之法隸其名於河南山東各衛所而
以其人屬之有司責令以官夫開渠并墾除糧荒田自給
口糧三年之後量徵屯糧若會 赦不願還鄉聽其為民
前田永為世業又如河南山東各該司府州縣問擬徒罪
發配人犯多是賣放亦合除賊盜并與杖罪情願納贖人
犯俱令以官夫開渠各隨所犯輕重徒罪以里計杖罪以
丈計則軍犯得免衛所凌虐且省軍儲徒罪得以力役充

贖亦不廢法至於漕河夫役山東獨當其衝編餉特為繁重比年以來財力俱散大約原額均徭編銀四萬九百餘兩該夫役一萬四千二百餘名約計雇役該銀一十三萬四千六百餘兩若如往年河道有事之時又須召募應役工食銀兩無從措置即今河患稍寧臣謹遵 勅諭便宜行事擬欲節省財力以備不虞已經議減夫役共計四萬四千八百八十餘兩量徵椿草折色又減空役之外椿草合柴等銀共計一萬五百餘兩又減雇役銀約計三萬四千五百餘兩皆以求寬民力各得盡力於田畝以為溝洫之助此外若再得清驛傳應付之濫卹稅糧陪贖之苦議

養馬積習之弊裁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圖操之擾其餘凡節省民力量可以寬假一二年者當事諸臣皆相與推廣德意一一舉行則溝洫之政斷可脩復溝洫既成豈止可以平河患與民力萬一地方有警盜賊相顧不敢橫奔則推其餘力又可以禦戎馬又推其法於諸邊因脩古人分兵屯田之法使耕者雜於居民之間又不惟可以省餉饋溝壘相因所在皆是是謂寓武備於農功資人和於地利者也所謂蠲蕘糧以復流移者切見凡近黃河一帶地方自來旱潦無備百姓稅糧無辦多致逃亡遺下稅糧差徭又復責令見戶包陪輾轉貼害十室九空將來未見底

正臣聞成化年間河道侍郎王恕因襄河旱荒奏奉蠲免
今欲開墾荒田沿河州縣積年逋欠若復照舊追徵百姓
終無復業之期乞通行查理遠年錢糧若係小民逋欠悉
與停免及將見在積荒田糧覈實開除則四外流移窮民
指望衣食顧戀鄉土必然日漸復業荒田自然日漸開墾
又思往來治河徐有貞劉大夏前來任事或蒙大發浙江
等布政司銀兩或乞發鈔關抽分銀兩以備支費又近年
兵部侍郎王以旂奉命治河支費官銀亦幾至十萬兩
以上諸臣固皆因黃河徙決有此經費然亦莫非因民之
財救民之患今欲脩復溝洫必須大費人力合無就於近

年蠲糧數內通融扣佃雇募工食准作各戶辦納略如宋
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脩水利之法官司惠而不費百
姓勞而不怨將來溝洫脩復則下足民食上給公賦皆將
沛然有餘比之因河不徙決臨時驅無辜之民傾不貲之
費興再三不得已之役徼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其為力既
易其收功甚遠利害相懸何啻十倍唐臣陸贄所謂小損
所以致大益暫薄所以成永厚者也又若專委任以責成
功者蓋溝洫之政如前所陳荒糧既蠲人力以集若無其
人專任其責將來無始無終祇是虛應故事今事權專重
無如撫巡乞勅督同布按二司委行守巡兵備屯田管

河等官分駐各府州縣地方謹按造成疆里圖冊工程月
日次第舉行府州縣按月稽考守巡按季稽考巡按稽考
一年之成巡撫稽考三年之成其新任州縣并到任一年
以上者俱聽撫按官覈實會同總理河道官保舉方得行
取陞遷然後事有定法人有定志成功可期也又若持定
論以察群議臣惟黃河徙決不常捍禦之策人自為說自
今會通河之外或謂引沁河自懷慶府武陟縣郭村至南
直隸徐州出沛縣以濟二洪或謂自開封府祥符縣迤北
開鑿七十里通衛河運船出淮從鳳陽府泗州亳州入衛
河或謂自開封府城北陳橋迤西開鑿二十餘里引沁河

通運船自徐州達陳橋出會通河或謂於衛輝府置倉運
船出渦河經汴梁達陽武陸輓七十里貯倉由衛河轉運
其說不一蓋皆通河采人言以求弘濟然每計其開鑿建置
工役所費率不下幾十萬即令運道既設其建立衙門增
置官員創造閘壩編倉夫役必須一如會通河之制則工
力浩繁何以支持往年工部侍郎劉天和奉命治河適
當群議方興天和甫立意脩復自來運道竟復其舊至於海
道之議已經奉有明旨不必妄議生擾永宜欽遵臣恐
將來黃河徙決不當或者不得已復建此議臣則以為海
運誠不敢輕議惟有倣海運之意而為之一如鹽商之法

通計漕運每石所費增價設法召商若得其人似亦可行
若以涉險不如就安則莫若舉元人虞集之議於遼東等
處召募墾田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又以圖遠不如就近
則莫若循 祖宗以來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科事
例舉此以足百姓因以足國尤為切近况北直隸地方實
多膏腴田土若加開墾之力內地軍民不勝其利伏覩成
化年間特令添設祁州文滄蠶平谷滿城三十七州縣勸農
官員實以屈重馭輕之地舉此裕民足國之策孔子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雖古之人致國有十年之積其道亦不外
此夫國有十年之積蓄四漕渠梗塞率飽食之民假日月

以從事宜有餘力故以海運而視遼東不則當舍危而就安
以遼東而視山東河南則當舍遠而就近以北直隸而視
山東河南則又當以先內而後外自內而外自近而遠使
四海九州之民飽食暖衣以培億萬年太平之基實在於
此至其脩舉之法臣反覆思之其不越乎溝洫之政伏乞
聖明留意焉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五

營繕

脩建國學疏

李賢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之
 士所以賢所以材胥此焉出賢才所以盛所以衰胥此焉
 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
 於此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一天下定鼎金
 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
 盡創也佛寺道觀未盡興也乃建太學於 國都宏其規
 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

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完備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脩德尊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之名蓋一時者然後命為祭酒崇以師道以振文風以增士氣其愛惜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辟之墮行其所事者治禮儀明人倫躬脩己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一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成不能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斯之謂歟

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之道頽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踈無所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為文具踵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儀為外物輕廉耻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混住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為伍與無藉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為鄙夫之行改士夫之節為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立功業乎夫近來者亦近墨者黑居處所致無惟其然也嗚

呼天下之士循之於庠序而懷之於太學賈誼所謂可為
太息者也今 陛下春秋鼎盛績成大統凡一舉措不可
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懽心措非當措則天下
之人聞之解體可不慎歟我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
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
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為舛矣然成事不說
廢者當舉若重脩太學雖極壯麗亦不過佛寺一所之費
况佛寺無益於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 皇上興
廢舉墜乞 勅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養秀才重選
師儒厚加眷注果重此道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濟文風
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下於是乎治我 太祖養賢及民
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自至而 國家社稷永
享無窮之福矣

酌大義以全賢孝疏

林俊

孝寧殿下累乞琉璃瓦重荷 聖諭於引錢內支二萬兩
給換者臣有以仰窺 陛下聖德廣大惇叙九族之盛心
而寧王據禮守經不為無見然觀鎮巡議奏欲俟年豐定
奪是巽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
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迨寧王復
奏工部又執奏是申言決不當與也 陛下先可部議是

明示不當與也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社
公論謂寧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
讀書明禮聰察識事斷不為此必勝以損賢名偶未之思
耳夫事有可為有不可為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匱
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預於民不
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蓋府宮殿蟻齧而殿下見移東
寢萬分驚虞責將誰任脩蓋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
者也淮府造墳順昌王崇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
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不可已者也所在儒學文廟傾頽
問其故謂科派例嚴所司顧忌不脩之政此不可已者也

各處預備倉穀數少問其故謂罰贖解部所司無自措置
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糧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萬四千
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蓋荆府多敝
漏淮府同一江西頽垣朽柱東柱西撐飄瓦斷椽脫落大
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尚不堪居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
煌夫大義不可已有可為割財內帑為之未過也有可已
無可為又何必為此等舉哉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
階釐堯卑宮釐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
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
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琉璃再造之會國至富也

又不用琉璃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敦實示樸以垂憲
即已矣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
所以承祖考者義不當若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
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殺之矣改之非孝子殺之非順
孫謂賢王忍為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况人之性習
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
春秋方盛德業方進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尋常文
具之間以毀礪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也臣數侍賢王言
論數被賢王禮愛服深感切私亦當厚顧若無右於賢王
臣罪死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寧先王

義不當以用琉璃設今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和而不
同臣欲愛德市義完賢名不欲貢諛順旨虧至孝孟軻曰
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之道當如
此竭忠盡愚事 陛下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愔悟必有
創於臣言伏望 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
如純璧名若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
大明白恩不掩義為世世頌美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

停差燒造太監疏

唐龍

切據江西鎮守太監已經奏行掣京燒造太監近亦病故
誠恐差補前來深有可憂至鎮守太監一到地方凡百供

應役使與夫無名之徵歲該銀幾萬兩奏帶參隨供奉又該銀幾萬兩至於燒造太監應辦物料與供應役使之人歲該銀二萬七千餘兩通總計銀十萬餘兩皆取於民江西地方被宸濠所害誅求殆盡且連被旱災田無搭石之收室無升斗之積况官兵四集救死扶傷里巷嗷嗷民窮財盡殆未有如今日者設補鎮守燒造太監則前項銀兩何所出辦再念江西人稠俗黠人稠則易集而難散俗黠則易動而安况賊盜無種起於飢寒禍福無門生於窮迫即今鄱陽湖賊船數百往來劫殺各府州縣非告白晝殺人則詐黑夜劫奪盜賊無處無之蕪之桃源東鄉贛州南

安懷疑之輩反側未安臣心悸神憂朝夕致慮為今之計惟有鎮之以安靜和平庶幾無虞若地方稍加騷擾則其變立起矣蓋厝火於薪投種於地鮮有不發者而况噓其焰培其根乎臣蓋灼然有所見者也前議查革不蒙俞允未幾鎮守燒造太監相繼差出百姓聞之相顧失色且懼且泣曰人殃乃至乎頃蒙 聖明將立得拿問尹輔取回百姓聞皆私慶曰人殃幸不來乎自茲良善樂業矣小民無擾矣官府不添科派矣豪強不敢肆矣獄訟賊盜日可消矣夫前項太監初本為地方之設今聞其來憂愁懼泣則若遇蛇蝎聞其不來則歡忻鼓舞若脫水火是誠何賴

馬且江西前此之民止遇兵戈旱暵與宸濠之毒而已加以淫雨無時洪水迭至禾稼淪溺室廬傾圮閭閻呻吟之聲耳不忍聞道路饑餓之色目不忍視溝壑展轉之狀口不忍言民之困苦比前尤甚伏望查照天順年間停差事例將江西鎮守太監崔和取回別用一應地方事宜俱責成撫巡三司等官綜理及將燒造太監永乂查革磁罷行令饒州府督造起解供用臣又惟今之太監即古之閹也周禮閹人寺人掌王宮門掃除之役一切政事皆不預焉太祖初定天下百僚庶職無所不備而獨不立鎮守太監蓋倣周為治也其措意誠遠立法誠至永樂間始於監

去處暫設鎮守是時江西尚無嗣後乃不以原立者為成法而以暫設者為舊規甚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人以致橫政肆出綱紀蕩然民財蠹耗海內多事孝廟末年深知其害力與劉大夏商議罷之值變中止至今天下以為憾夫求治者必先去其妨治之源愛民者必先除其害民之本鎮守太監誠今日妨治害民之大者也伏望陛下斷自宸衷詢於內閣及九卿科道等官將各處會議鎮守一併查革以復太祖之規以成孝宗之制則天下之禍亂于是乎塞蒼生荼毒于是乎除矣言出禍隨臣非不知但臣職在言臣志在忠惟陛下察之

議處戰巡船隻疏

何瑋

查得本部嘉靖六年造完戰巡船八十四隻本年見造又
 一百四隻其工食例該本部措給其物料會無者例皆坐
 派蘇松等府徵解查得六年脩完船隻物料先已招商應
 用今尚有四府未完今年物料各府通無解到照得咨內
 開稱已及年分損壞船又一百一十八隻例該脩造未及
 年分損壞船六十三隻不又捱及年分又該脩造其物料
 俱該坐派蘇松等府恐民力不堪呈乞議處到部照得南
 京內官監供應器皿及裝盛物料神宮監司苑局等衙門
 畫棚及畫果竹筴等料本部供應器皿及脩船物料例俱

坐派蘇松等府約計銀十萬兩以上見今累催俱未完解
 因由官吏違慢亦由貧民辦納不前其操江損壞戰巡船
 一百八十一隻若再坐派深恐民力不堪有如該司所慮
 擬合議處查得永樂年間額設戰船止一百三十一隻宣
 德以後漸增至三百一十九隻至成化年間止存一百四
 十隻具載會典當時不聞慢事今乃增至四百隻比永樂
 年間三倍有餘宜量減其半庶得少寬脩造不致連年坐
 派以重困疲民或謂其有備無患操江船隻不可輕減臣
 等議得兵家之法雖稱有備無患尤當料敵度時若強敵
 大盜出沒於江湖之間必用水戰決勝則戰船不得不多

若強敵大盜或在北欲渡江而難或在南欲渡江而北則
戰船在於巡邏把截自不須多蓋敵一登岸戰船即皆無
用故也。堯今四方寧靜無強敵大盜之警其出沒江上者
不過盜徒小盜若設戰巡船二百隻加以府縣巡司等船
固已足用其多餘戰巡等船實係無用縱有大盜卒起兵
部馬快等船不下四五百隻亦可一時借用不為無備今
乃以多餘無用之船而連年坐派以重困疲弊之民似為
非計又查得新江口戰座巡哨等船舊例五年一脩十年
一造先年損壞俱係操江官軍自備物料脩理天順三年
該南京內守備題會同外守備并本部議將座船二隻免

儘舊料不敷之數會有關支會無買辦動支官錢給還戰
船該用物料以五分為率二分官為出備三分原船官軍
出備會議題准一向遵行至成化二十年該外守備奏要
將損壞船隻止行南京工部脩造本部備查題 准事例
具奏仍准舊官二軍三至成化二十三年又該內外守
備題巡軍以操軍辛苦巡船損壞要行南京工部脩造工
覆題備行本部查照果無別議將該用物料查會關支買
辦似委官一員嚴督龍江提舉司官吏匠作及南京中軍
都督府差撥官軍與同原船旗軍相兼用工脩造本部既
失於查照題 准見行事例執奏又失於查照原奏情節

乃將巡船並戰船通與脩造從此遂成故事弘治十八年
又該本部奏 准將改造戰巡等船會無物料坐派直隸
蘇松等府州縣辦解沿襲至今遂為定例各船旗軍因戰
船損壞俱本部脩造利害不切于彼遂將戰船視為官物
非止不加愛惜甚或暗行作踐往往不及年分先已損壞
捱及年分別又移文本部脩造其弊已久臣等議得運糧
官軍勞苦萬狀運船損壞尚與官停半出銀脩造據江官
軍安逸已甚戰船損壞及不出分文止行本部脩造已為
不平又致生戰船速壞之弊深為未便乞 勅該部會同
兵部計議如臣等所議萬一可采乞將戰巡船量留二百

隻應用其餘俱送龍江提舉司拆卸堆梁候留川船隻損
壞即用脩造不敷料銀或查照題准舊例以五分為率官
二軍三或比照運船事例官軍停出戰船既減則脩造自
少操軍知愛惜其船則損壞必遲脩造益少則物料本部
可辦不必坐派各府以重困疲民事體似甚便益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六

風紀

振肅風紀裨益治道疏

馬文昇

切惟贊襄治道固在於百司糾正百司莫先於風紀風紀
 振則百司自爾各盡其職百司盡職則庶績咸熙而治道
 隆矣自古君天下者未嘗不以此為先務焉洪惟我朝
 稽古定制在內設六科十三道以司彈劾在外設提刑按
 察司以兼理軍民又設各道分巡以肅清一道巡按御史
 總監察焉良法美意至詳且密所以百餘年間相維相統
 內外肅然近來風紀不振是以姦究得以逞其邪謀群小

得以恣其欺罔賄賂公行紀綱日紊仰惟 皇上嗣登寶
位崇重臺諫俾之盡言所以姦邪敗露群小屏逐風紀頗
振百司知警治道之隆端有望於今日矣臣捫心揣已無
由仰荅知遇之隆惟進言納忠庶幾少効涓埃之報謹以
振揚風紀裨益治道一十五事條陳以 聞一選賢能以
任風憲切惟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官任風紀之重必須得
人方稱厥職我 朝自洪武末樂宣德年間不分進士知
縣教官皆得除授但選之甚精而授之不苟至正統年間
朝廷分降憲綱新進初仕不許除授御史至正統八年復得
除之成化六年仍遵憲綱御史有缺止於進士出身知縣

非行人內行取中間多有不分賢否但資格相應皆得授
任者所以未盡得人乞勅吏部行各處巡撫都御史并布
按二司官於所屬進士舉人除授到任六年以上知縣內
從實推訪廉慎公勤政績昭著民心愛戴實有聲譽者明
白具奏遇有員缺吏部據此并行人博士內行取如六年
以上知縣員少於辦事二年以上進士中選取仍會同本
院考選若所舉不實事務連坐如此則御史皆得其人而
風紀為之振肅矣一禁撫拾以戒臧官自古重臧吏之法
所以為安養斯民之計也蓋臧吏之害民猶狼莠之害嘉
穀臧吏不去則良民何以安其所故我 朝於文職官吏

受贓不分贓之多寡罪之輕重俱罷職後不叙枉法滿貫
充軍其所以定贓吏之法可謂嚴且重矣比先年間風紀
憲臣拿問貪贓官吏無所免抑俱不敢撫拾具奏其風憲
官員得以展布四體而有司官員不敢恣其貪酷近年文
武官員被告黜發者往往讐怨原問官員撫拾虛詞朦朧
妄奏輒將原問等官提解來京或就彼對理縱辯無干受
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降謫虧損國體沮壞風憲是以風
憲官員互相效尤坐視不究以致法度廢弛貪污恣肆而
小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乞勅法司凡貪贓等項官員被巡
按御史按察司官提問明白追有贓私律該為民充軍者

不許一槩奏提及就彼與原犯一同取問則貪官知所警
懼而風憲不致沮壞矣一擇人才以典刑獄切惟刑者國
之重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司刑者不可不
得其人也故雖舉陶掌刑而帝舜有明允之命呂戾司刑
而穆王有敬明之戒是則司刑之官豈可不慎我朝舊
例凡各處按察司官缺吏部於兩京法司御史郎中員外
郎主事評事等官內除授都布二司理問斷事及各府推
官有缺俱於法司歷事舉人監生內除授近年以來推官
斷事等官槩以年老監生除授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名
問刑之際祇憑姦吏任情出入及各處監司多有將推官

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京或別項公幹經年不得回任以致問刑缺人者乞勅吏部今後凡按察司官有缺俱於兩京法司屬官內推選推官理問斷事有缺於法司辦事進士及歷事年力精強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槩濫除亦不許將推官理問斷事違例差遣如此則司刑各得其人而刑不至於枉濫矣一責成效以革奸弊洪惟我朝設按察司以總理各道肅清郡縣無非欲振揚風紀彰明憲度俾官吏守法而小民獲安也其分巡官出巡往回月日亦有定制洪武永樂年間各分巡常川在外徧歷所屬宣布教條訪察民隱所以貪污知所警懼軍民不被殘

害近年以來多有顧慮妻子固肯出巡所過州縣暮到朝行甚至偏僻去處經年不至地方事情全不留意官吏貪酷若罔聞知所以政令日隳而姦弊滋甚乞勅各處撫按等官今後分巡分管官員每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司九月中出巡十二月中回司務要徧歷所屬不拘日期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終以利弊實報考滿之時據此黜陟若推姦避事曠職苟祿者許巡按指實叅究如此則官無瘵曠而姦弊為少革矣一申命令以脩庶務洪惟我朝洪武永樂以來於各邊添設將官假以節鉞之權以鎮守其地各處設都布按三司授以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一
四
方面之寄以分理庶事無非欲振揚威武脩飭邊備以防
外侮之侵承流宣化激濁揚清以造生民之福彼時各官
奉公守法仰副委托上無外顧之憂下免流離之苦近年
以來各邊將官多有指以進貢為名肆意科歛廣置第宅
恣情燕樂軍馬凋弊而不整邊備廢弛而不脩一遇有警
動輒請兵其各處三司官亦皆因循苟且惟望陞遷瘵曠
逢迎罔思補報錢糧侵費詞訟不清小民控訴無門盜賊
任其滋蔓伏望降勅切責使為鎮守總兵者用心操練軍
馬脩飭邊備務使軍士精銳威武振揚以戰則勝以守則
固為巡撫三司者務使恩澤下布貪污斂迹倉廩充實軍

以安妥凡百政令無不脩舉如蹈前習許巡按御史從公
糾舉如此則命令申嚴而庶務益脩矣一逐術士以防扇
惑切惟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防大姦也左道邪術之有
禁者所以懼亂正也故我太祖高皇帝於大明律祖訓
皆惓惓致意焉其所以監前代之失而立萬世之規者其
慮深且遠矣故先年間邪異之人不敢輕至京師近年或扶
鸞禱聖或書符咒水或燒煉丹藥或假稱耳報一切邪術
徃徃來京潛住始則出入大臣之家終則進入皇城之內
妄言禍福扇惑人心如徃年李子龍近來李孜省鄧常恩
之輩寅緣妄為人所共怒莫敢誰何幸天厭其禍俱以敗

露然雖敗於一時誠恐復於後日若不嚴立重禁何以警戒將來乞勅各該衙門行令巡城御史兵馬錦衣衛官校嚴督地方深加斥逐乞勅守皇城四門內外官員今後務要用心關防搜檢則邪術有禁而人心不至於扇惑矣一擇守令以固邦本夫官職各有體統上下相維以臻治理即古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意也今在外之官守令尤重蓋守令為親民之官得其人則民受其福不得其人則民受其殃往年州縣未盡得人太學士李賢奏 准凡遇朝覲之年吏部於聽選監生舉人內不分附選遠近考選銓除臣亦曾具奏於進士舉人內選擇

除授以此大州巨邑民頗受惠近來各處州縣有一年至二年除授不到者詢其所以蓋由吏部拘於附選年月不得越期誠恐豪傑之才坐淹歲月多至衰老不得實用乞查李賢奏 准事例每年一次於聽選舉人監生辦事進士內相兼選用不許將雜行之人除補仍預訪州縣之煩簡酌量人才之高下除授至於監司乃守令之綱也所係甚大尤宜慎選陞用嚴考守令之賢否以報撫按覆實達於吏部以憑黜陟如此則守令庶得其人而政事脩矣一嚴考覈以示懲勸洪惟我 朝舊制凡在京各屬考滿之時本衙門考覈後具送都察院初任稱職者朝廷給

與誥勅封贈不稱職者不得此乃勸善懲惡旌厲戒貪即
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也近來各屬因見本官堂上
官考稱本院詢訪行止平常作不稱職者輒便捏詞具奏
或造謗言原考御史多被連累自此因循虛應故事以致
賢否不分廉貪無辨勸懲之典廢弛殆盡伏乞嚴加究治
敢有似前捏詞妄奏原考御史者許十三道御史將本官
實蹟明白劾奏有賊者問罪罷黜平常者降調外任其本
官委係廉能御史挾私一體治罪如此庶舊典不致廢墜
而官僚知所警戒矣一禁公罰以勵士風切惟科罰科歛
法律所當最禁者也邇來人心不古貪風愈熾天下郡縣

間有旌異禮待謂為賢能者往往假公營私罰取百端或
領支脩理學校以給發蓋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已
者十常八九其三司官指以公用為由亦各濫罰財物

憲宗皇帝明見此弊曾降戒諭今弊尤存尚不知改且兩
京為天下之本四方之極源清則源潔表正則影直兩京
屬官持正操節者固多而濫罰財用者亦有乞勅各處巡
撫巡按并布按二司各行分巡分守官員嚴禁所屬仍乞
勅兩京堂上官各戒所屬以革前弊益敦廉耻之風共助
維新之治如此則庶官各知所警而士風為不偷矣一廣
儲積以足國用切惟自古君天下者莫不兢業自持省財

節用恒以國用不足為憂所以內帑金帛常有數百萬之積近來群小用事妄興造作以致庫府為之空虛天下為之困憊 皇上登位賞賚未周而內藏已蕭然矣况天下倉廩俱無數月之糧而各邊止有二年之用萬一有事將何以濟乞勅戶部通查在京及天下文武官員及各王府宗支一應軍士若干該文本色俸糧若干折色銀鈔若干通計天下歲收稅糧金銀若干鈔貫若干有無勾用如果不足作何區畫使不缺乏及內帑前項已空之數如何措置使之充盈或造鈔貫或鑄銅錢或清理鹽法或查勘屯田或雜辦天下之稅課或清查各處之船料凡理財之方

足國之計無擾於民有益於國者從宜計處則儲積可廣而國用為之少足矣一恤土人以防後患切惟思患預防有國之大事防微杜漸保治之良圖臣切見順天府所屬固安永清武清灤縣及保定定州河間等處洪武永樂年間安插土達不下千戶百十餘年生齒日繁雖同編民終係異類即今壯大男子恐有萬餘為官者止憑俸祿而俸祿為有限在鄉者全藉田土而田土為不增况達官折俸銀兩先年按季關支近來支者過時且此輩賴此養贍一有不足為盜行劫勢所不免萬一邊方有警不無乘機剽掠事之可憂莫大於此乞勅兵戶二部計議將在京各衛

逵官折色俸糧務要按季關與及將在處各處土達如果
田土不足者或將空閑地土或將入官庄田分撥耕種使
足養其妻子不致失所以絕為盜之心以杜覬覦之念或
選立屯長使有統屬或拘官操練得食口糧該管官員加
意存恤果有違犯治之以法凡可以立久遠之規彌後日
之患者宜從長計處則撫恤有方而不貽患於後日矣一
清僧道以杜遊食切惟僧道不清則遊食者日衆而民食
恒不足矣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
不過三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共額設僧三千
七百九十餘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二十年度僧

二十萬各年所度僧道不下數萬况其軍民壯丁私隱於
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創脩寺觀徧於天下妄造經典多
於儒書若不嚴禁則將來遊食者何有紀極乞勅禮部不
許額外再度仍通行各處撫按等官督責官司但係新脩
私創併於古刹大寺觀其中但有原無度牒行童道童即
令還俗敢有私創庵觀及容隱未度僧道各問發口外為
民寺觀住持還俗為民僧道官罷黜不舉者罪同所司容
隱者亦治以罪仍令各寺觀按月開報如此則僧道無濫
度之弊而民食不致濫費矣一敦懷柔以安四夷切惟四
夷來貢者慕化之誠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此前代之所

行亦我 朝之故事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汎掃胡元
太宗文皇帝威振朔漠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衣服待
以筵宴豐厚厭飫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自成化以來
光祿局長作弊尤為菲薄以致知禮之夷罔不譏笑臣昔
往遼東整飭邊備曾聞夷人怨言非惟結怨於外夷其實
有玷於中國此事雖小關係甚重乞勅禮部查照洪武永
樂年間事例今後凡遇外夷朝貢到京或大宴或朔望見
辭酒飯務要差官看視其午門外夷人酒飯仍令每日侍
班御史巡看但有似前剋減許將光祿寺官并局長等叅
奏拿問如此庶使懷柔有道而得外夷之歡心矣一節財

用以蘇民困切惟為國莫先於愛民愛民必先於節用苟
不節用必至於傷財害民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
矣在昔我 朝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年間生養休息軍民
富足故雖外征北虜內營宮殿樂於趨事未嘗告勞自正
統十四年以後天下多事民始疲困自成化年間各處鎮
守爭相進貢科取百端民愈凋憊加以山西河南陝西連
年荒旱民之死亡過半田土荒旱而稅糧如故北直隸山
東之民養馬供柴而征徭尤重江南各省人民輸納京儲
及供兩京內府物料民困財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若非
節用體息豈能蘇其困憊然節用之道必自內府始乞勅

禮戶工三部各查內府衙門自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
年間如油蠟猪羊鷄鵝及擡柴夫工價銀兩等項增損幾
何逐一上陳量加減省著為令典自今凡百用度更加撙
節罷不急之脩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克儉之盛德復見於
今日而民因為少蘇矣一足兵戎以禦外侮切惟為國之
道足兵為先兵有不足外侮何禦書曰張皇六師兵法曰
亡戰必危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制之初建設衛所籍
天下之軍共有數百餘萬即今百十餘年而逃亡死絕者
過半蓋由里老埋沒而無籍冊之可查衛所作弊而無文
卷之可憑雖有清軍御史清出者百無一二在外者十常

八九其見存之軍在江南者俱各守邊備倭饋運糧儲江
北者俱赴京邊輪班操備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
都司操練止有餘丁一二千名京師軍士雖有二十餘萬
南京官軍雖有五萬餘然多騎射之未精什物之未備加
以連年興工疲困已極輪班往返艱難尤甚此軍士見存
之弊也况今胡虜猖獗於甘涼出沒於西北強賊又嘯聚
於江右此皆腹心之患而大有可憂者也乞勅兵部通行
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州縣有司將所管軍人姓
名籍貫并克軍年月各備造文冊江南者送南京兵部江
北者送在京兵部各將洪武以來舊冊查對改正除年遠

盡絕外將宣德以後逃故之數每省各抄謄一本仍通行各清軍御史嚴督所屬用心清理庶奸詐之徒不敢作弊埋沒其京營官軍候營造山陵畢日將見操軍馬逐一查理先儘團營務足原額其南京各營官軍亦各一體清查仍不許私占役使及擅撥做工等項致累逃亡候清查完日各另回奏仍造冊送兵部查考其見在軍士務要着實操練精其騎射養其銳氣一遇征調俾克成功如此則兵戎不致消耗而戰守為有備矣

議舉劾以明黜陟疏

王直

臣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自虞周以來未有能外此

而致治也洪惟 聖朝法古為治考績之法本於虞周而制度詳密無以復加近詎 史部尚書王文憲方面等官不能皆得其人建言御史公幹不分日月久近復 命之日要舉劾方面之廉能貪酷官各一員其無廉能者聽其不効貪酷者坐其不稱及 方面官公差考滿到京又要舉効府官等因臣切惟方面之員有定御史之差無窮每歲各布政司御史公差徃迴多至六七員少亦不下三四員逮其先後復 命御史孰肯自陳在已不稱必至妄効方面塞責則一年之間方面被効者過半比及二三年計數殆盡矣此例既行縱使韓范居職豈能有為其為御史者

始焉旣因妄劾以塞責繼而必相訐奏而罹罪且邇者
皇上勅遣巡撫大臣考察方面等官將貪酷等項罪黜外
其存留者未及半年矧明年朝覲例該吏部會官考察黜
陟即目推舉方面則自年深御史等官稱職者方得陞授
是今日之方面即前日之御史等官也豈有初為京官俱
得稱職纔陞方面即被黜罷是以中外喧然皆謂王文所
言其意雖善失於一偏必不可行伏乞 皇上遵 祖宗
之成憲體虞周之良法亦依洪武永樂年間例御史巡按
體察方面等官貪酷得實者即奏請拿問不可縱其蠹政
害民一年之久延至復命糾劾以免已罪若徇私不劾者

事發坐以不稱至於方面官於所屬有貪酷等項布政司
例應奏請按察司官則五品以上亦當即時奏請拿問六
品以下就便拏問何必容其在任害民直候公差考滿到
京舉劾其間又有廉能尤著者御史則俟復命方面則候
公差考滿到京開奏備送吏部以候覆考其他清軍刷卷
巡鹽巡河點馬御史若果體察方面等官廉貪得實依憲
網條例一聽舉劾皆不可拘以員數坐以不稱以致前弊
如此則無乖於 祖宗之法誠有合於虞周之意俾方面
等官廉能者有以任責成之道貪酷者無苟延歲月之弊
生民安而治道得矣

御史出巡議

胡世寧

國家除因事遣使之外每歲必遣御史出巡藩服蓋所以宣上德而詢民瘼者其職端在是也按古遣使之法莫要於漢刺使以六條察郡國置詳於唐陸贄說使者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啓俊異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是皆後世所當法者然刺使六條乃今監司之職而御史實專之唐之所謂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者蓋亦督守令而為之或欲因是以觀政治之得失驗守令之賢否耳非欲使者躬親一一為之也惟漢六條乃為簡要其法非條所明即不省夫率長吏以教養斯

民者二千石也凡地方之事皆其所司惟慮此官之不得人所行之或未當又恐有豪強凌弱力所不能制子弟行私情所不忍割故立刺使以監察之若使二千石能戢子弟矣能制豪強矣能奉詔書行事不背公尚私不侵漁聚斂選舉當而賞罰公矣此則二千石必已得人郡國必已大治外此皆所優為者何假於刺使之一一問之哉况今天下郡縣守令之上皆有布政分守以提調之又有按察分巡以監督之巡按之行蓋又出藩臬巡守之上而握其要者也乃欲六條之外一一而問吾恐其以一人之精力一歲之工程而欲遍歷百十之州縣經理百千之政務日

力且不暇給將或舉其細而遺其大者矣故今巡按一出
山嶽動搖鷄犬靡寧而或有豺狼當道安然坐食其事亦
可見也竊意今遣巡按宜擇剛明公正曾經作縣熟知民
情之人而臨行之時面諭諄切復命之日賜對周詳庶幾
古者詢事考言及遣使察民疾苦之意其出巡之事惟以
省風俗去貪暴察民隱簡官事為急其次地方有大利病
所當區處大冤抑所當辨雪大蒙強所當驅除大賢才所
當薦拔凡監司郡守所不能為者許其奏處其餘瑣瑣之
事不必一一經理如此則事簡而易行職專而易舉所操
者約所及者廣矣

考察御史疏

王廷相

臣等伏覩節年詔諭仰見 列聖及我 皇上慎重風紀
必欲御史得人使德化宣流生民無所而後已真帝王之
盛典萬世之所當守也臣等查得御史出巡舊規除盤糧
等差與給事中同行互相關防免其考察外其餘巡按巡
監巡關巡茶清軍刷卷印馬等差一年滿日及事完回京
各具行過事蹟 御前復命仍由 都察院考覈出巡有
無贓犯及乖違等項違限劄仰該道從公保勘委無違礙
方許奏准照舊管事但御史出巡責任甚多今考察之例
止言贓犯乖違未曾明具條件使御史無所據守以之盡

職本院無所憑藉以之覈實且言指摘似為未便臣等議
得今後御史出巡回京考察該犯該贓賂有實蹟者奏請
提問及過遠限期照依舊定水程查算外今將關係職守
之大者六事定為出巡規格凡御史有差備開載於劄付
之內行令一一遵照條款考其備否以別勤惰如此則御
史能警省惕勵無怠職廢事之愆而朝廷之風紀亦於
是乎振揚矣一除奸革弊方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錢糧
出納之侵欺驛傳往來之汎濫田甲困於無益之供糧長
苦於應官之饋巡鹽即販私鹽插盜與盜通氣入官有見
面之錢管事有常例之賄假以公用而科歛任情指稱脩

理而罰金無度吏典無賄而文書不行豪官售財而差役
倖免隱奸蓄慝不可枚舉近年以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
作福以聳人之耳目不事廣諏博採以察下之隱微况巡
歷所在止二三日飄風驟雨一過不返若不用心體察民
間奸弊深隱何由以知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心廉訪
但有奸弊發露即當置之法理使按屬之地風清弊絕以
副皇上救弊恤民之心回京之日仍將革除過各項奸
弊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一申冤理枉切惟推情
貳獄非上智之才公平之心鮮有能得其直者况權勢之
家聞言懼於利害富家之室賄賂靈如神明朴實之民銳

口奪於狹，接酷暴之官，殺人輕於草菅，鑿跡之吏，才情拙於鞠問，由是情偽莫分，冤枉無愆，小民不得其生者多矣。既不能體白玉上好生之心，且有以干上天至和之氣，致災召青職此之由，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慎明刑獄，及一應詞訟勘問之事，虛心推理，緣情求實，但有枉抑，勿拘成案，即與分理，使以按屬之地，刑罰得理，獄無冤民，回京之日，仍將伸理過各項冤枉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一揚清激濁，切惟御史為朝廷耳目，出巡於外，人才臧否，賴之采訪，部院有察憑之黜陟，其關係至重也。近年以來，御史旌舉司府州縣等官，不問其人品高下，立心行事

曾有卓異政蹟，與否，但見其奉迎齊備，禮貌鞠恭，便以為好，即一槩濫舉，多至數十餘人，致使賢否同途，薰蕕並器，而不辯其所糾，名類取一二塞責，甚至糾及縣丞典史等官，其大奸大貪，蠹政害民者，則或以鄉里同年親故之情，掩蔽而不發，惟念私情，全不為國大壞風紀於斯，為甚。合無今後御史出巡於司府州縣官員，務要即行考察，果見其人品高明，心術正大，政事卓異，在司府官斷可為公輔之臣者，在州縣官斷可為科道郎署之臣者，方許薦舉，其中人以下，平常之流，止可註在考語，不得混同高流，以辱薦舉。所糾劾首先貪酷殃民不法之人，次及罷軟無為

凡之輩務要據其實蹟奏行罷黜不許挾私報怨以害
良善回京之日備將舉劾過各官賢否實蹟造冊呈院以
憑考察若才賢者以不能奉承舍之而不舉中才平常之
人反夾雜一二以盡私情及大貪極酷隱蔽而不劾者臣
等體訪得出考以不職一本院劄去巡按御史勘合公文
皆關係地方重大事情及官民冤苦奏詞有等公勤盡職
御史督行二司及守巡官員一一如期完報其有等慢無
才志者則悠悠度日傳食郡縣多致緊急事情廢閣不省
又有等乖猾利巧及阿私偏黨者每遇干係利害之事則
推托閃避遲留而不為干碍御史糾劾不實者雖容易勘

明而不報以致終年累歲事無歸結此等御史尤為不職
今後差去御史接管承行凡先次御史勘合務要急為勘
報其自己任內劄付者除滿前兩箇月待續差御史勘完
其餘十箇月內務要一一勘明銷繳回道之日備將先差
御史及自己任內勘合已表完數自造冊呈院以憑考察
其有邊夷等項事情難以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一
監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貞百度
此其大節也為御史者必須清脩簡約鎮靜不擾庶足以
安民格物以振風紀近年以來御史出巡在外動輒人馬
千百擺列兵衛吹打響器以張大聲勢擅作威福又隨帶

府縣能幹官員及乖猾驛丞十數不等以備任使導從如雲飲食若流全無約束之節反生騷擾之害所至州縣計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本為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及淺陋無識徒假聲勢外若自大求其中未必有者也合無今後御史巡歷郡邑務要安靜不擾本等導從皂隸之外竝不許多用一人其府州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候為有司之害違者許巡撫巡按互相糾劾臣等查訪得實回道之日考以不職一巡撫巡按兩相和協則能開誠布公以共成王事近年以來輒因小忿遂成嫌隙至相訐奏安望其同心戮力有

益地方乎臣等嘗求其故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上下賓主坐矣都御史前班御史後班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同班並列矣豈非執法者不法貞度者無度乎巡撫柔忍事者則隱忍而不與之較若遇剛毅正直者則必與之相講講論不從則嫌隙成矣由是巡撫所行者巡按則不行巡按所允者巡撫則不允官吏人等答應巡撫者巡按則惡之答應巡按者巡撫則惡之至有無罪拿問因而革去職役者巡撫自相構隙而禍及平人豈不冤哉以斯人所行乘勢驕傲為患如此欲望一方政令之

平民庶之安胡可得哉臣等以為春秋之義王人加於諸侯之上禮也巡按御史在三司則可在巡撫都御史則不可何也都御史列銜內臺奉勅巡撫一方非在外守土之臣可比也地方事情可以共議而名分體統則不可越近日本院題准都御史正坐御史隅坐臣等以為此只以私情非禮議處非所以論於朝廷之上若據禮制名御史仍當旁坐仍居後班為宜合無今後御史不論副都僉都其坐旁坐其班後列以正體統若有仍前不遜者回道之時考以不諳憲體

請旨議處

得勅

糾失儀疏

張寧

臣聞見君而不知謹者斯為背禮知罪而不能懼者為於怙終背禮者敗常怙終者無忌有犯於此難追於刑切照定遠伯石彪本以疎庸夙承叙蔭頃由微績起至大官德盛生成已過草茅之分恩深豢養當懷犬馬之勞柰何無所用心遂致鮮克由禮適因有疾皇上待以慈仁聽行調理視同休戚不責朝參乃於天順二年七月初六日既病痊而入覲當加敬而不忘及禮拜於外朝合侍班於中

禁豈意本官處身不檢致令僕頭墜地已無加敬之誠及
禮畢不入內班又失常朝之禮御史糾劾而不在 皇上
寬宥而不知先雖過誤後實枯終臣等切聞古之人臣見
君君適路寢然後敢退豈有上方視朝而敢背禮自便者
乎又聞諸侯朝王稍有失儀或肉袒告罪豈有明知有犯
而敢怙終自縱者乎即事原情法當無赦懲一戒百理難
曲全伏望 皇上以法斷恩以義制事將本官挈送法司
明正其事以昭國典

乞罷大臣以重科目疏

張寧

切照太學士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已正
人為上為下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煩瀆聰明祇為私
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臣等聞宋范質為相從
子昇求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閱我勿使增罪累比
之陳循賢否何如也韓億為相其子維舉進士不就廷試
兼以父任執政為避比之王文高下何如也沈文通登進
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寒峻乃進京而退文
通比今文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
庸人愚婦亦知父不談子之德有所知則歸過而反責之
豈有身為大臣元宰公然為其子暴才稱屈於朝廷之上
哉即使才而屈猶不可也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

歲順天府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試者僅一百三十
五名劉儼等借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
陳英而已若一槩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
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仰惟 陛下優禮大臣准
令會試恩已極矣而循等乃欲將劉儼等問罪以文其奸
臣等聞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用法不可以太寬太寬則犯
之者可幸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以過當過當則得之者
以為易而不知感循等假公濟私要君挾下其所存施非
止一日今情狀自敗罪犯已彰大小人心莫不共怒但畏其勢
而不敢言耳 陛下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而不絕其

根柢則循等愈無忌憚乞將循等執送法司明正其罪嚴
歸田里別選文學公正之人以居內閣用輔平明之治其
王倫陳英仍照不中生員事例一體發回原籍讀書科
各就本處應試則科目有定制遠近無異法人不苟求而
真才斯出矣

任人圖治疏

彭韶

臣聞欲致天下之善治當任輔弼之賢臣欲求輔弼之賢
臣必稽平素之才德蓋無才則不能當大事無德則不能
制流俗故必才德兼備然後可置諸具瞻之地而責以治
平之功此古今之通論也兩無足取而苟以克位非徒無

以厭服人心且造足以破壞天下事矣事至破壞彼之奸
諛固不容誅所可惜者勢已難為徒為國家之禍而已臣
謹以才德之大綱論之慶已寬仁存心正大夙夜在公白
首不欺侃侃立朝之節孜孜體國之誠見善如已有視才
如已能如此而後謂之德非含糊苟且以為忠厚小廉曲
謹以為雅操之謂也知無不為為無不當苟利社稷以身
殉之出可以折衝禦侮入可以脩政立事上則致君為堯
舜下則澤民如父母如此而後謂之才非精於簿書巧於
結識奔趨敏捷搏擊嚴刻之謂也得真才真德而用之則
朝著精彩人心悅服四海仰之而有望外夷聞之而有畏

豈不興善治乎苟非才非德而用之則善類喪氣豪傑解
體夷狄相傳以竊笑群小得志以橫行其不去治而亂者
幾希矣切見右僉都御史張岐近由副使陞除以協管院
事命下之日物論誼騰不以為當其故何哉正以其平素
卜之也雖其得進之由踪迹譎秘人莫能知然其立心行
已則皆知之矣以言其聲望則實輕以言其資歷則尚淺
以言其德則公誠正大之全無徒外貌悻悻而已以言其
才則濟人利物之不聞徒趨踰搏擊而已蓋為人機軸似
寇深而才不及步驟類臭積而險過之搖身攘臂殊非偉
重之才暴色疾言直為環簿之器居上則凌下居下則欺

上趙由之遺風也有勢則俯之無勢則奪之張當之故智也是非任情躡轢同列不學無術用詐行私以奔競為長策以苛刻為能事安可任風憲之事而處非分之地哉夫都察院之設所以肅百察而正百度定大事而決大議振揚紀綱禁絕奸惡天下百責皆其攸歸非若五府六部各司一事而已是必宏才碩德乃可無忝厥任今以是人居之臣恐其威柄在手剛愎自由非惟無以振紀綱而反壞紀綱非惟無以禁奸惡而反長奸惡尚何肅百察正百度定大事決大議之有哉近日廷臣所以舉之者豈不以其居官有激烈之聲而疑其有禦虜之略耶臣竊以為不然

夫古人所以善典戎幹事者以安民和衆能得士心沉幾先物料敵不遺故也如岐者恭躁無狀淺見寡謀人雖畏威而不能無怨事雖苟集而不能無愆俾之專治方隅必然要功生事其可望之和協將帥以抗戎虜乎其能必之約束勢要以清兵政乎其能保之捐軀殞命以死緩急于臣揣其能用之邊鄙且尤不可厝中任事將如之何臣雖非先見之呂瞻敢希直諫之胡銓不避斧鉞言之無諱然臣與張岐非有一日之怨二言之忿直以清議難容不勝憤激耳蓋一人之進若甚也而用舍之所關為甚大也一官之命若無妨而風憲之以繁為可惜也願乞下臣此

章俾六科十三道公平是非則臣虛實灼然可見萬一不以為非伏望 陛下以職掌嚴風紀為念以用舍關治亂為憂將張岐別行叙用如王竑李秉彜盛者乞俯詢外庭斷以 聖心或再行收召或取一四治事則公論伸而用舍明用舍明而善治得矣昔宋靖康之際有臣李綱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於唐恪耿南仲之徒乃送陛下兩府遂使百備廢弛人心頑鈍夷虜乘之以亂中國方今四海全盛有金甌之固非宋季之比然某平日以兵威不振夷狄眈眈敢入邊鄙有識之士亦未嘗敢無言然不隱憂於心也所可望者願得人以扶持之耳是宜也賢如不得已不當干

鈞之琴勢不輕發可也苟又於用舍之間仍復草草則法家弼士益踈曲學佞倖充斥雖政事日更法度日張臣恐無補於治矣譬如人有大病方虞邪氣之入顧反委之庸醫豈不誤哉臣竊念出位越職乃臣子之小過忠君憂國實臣子之至情古人有以布衣而憂天下事者人不非之况臣忝廁班行誠不自量不忍自默者祇欲 國家得人圖治以隆太平於億萬年使臣輩犬馬之齒得優游於無事之天而已他非有願望也

任賢良以隆治本疏

胡澆

臣聞緝熙聖學莫先於侍講之官輔導

儲皇亦莫先於

庶子之職蓋聖學者人君致治之本必得正人以講明之而治道益隆儲君者宗社臣民之本必得正人以輔導之而國本益固侍講之官必擇學行醇正之士俾之橫經帝幙紬繹古今朝夕論思之際以格正君心為已責以謀謨治道為已任如傳說論聖學於高宗是也若夫庶子之官所以輔導儲君之職而儲君一身又係於左右庶子之正左右正則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如周公之輔成王是也夫侍講庶子之官所係之重如此此古昔聖帝明王所以必求賢良以任之也切照侍講周旋猥以庸才遭逢聖世謬居翰苑而論思之益不聞侍講者

坊而輔導之能罔者乃者妄陳章奏掩飾尚書何文淵過惡節板科道劾其阿黨徇私朋姦罔上之罪幸蒙皇上不即加誅此誠天地包容之量也臣愚以為人君之治天下誠不可不用忠貞君子而黜姦邪小人也若君子在位雖未遽見其善而治道日以長小人在位雖未遽見其惡而治道日以消彼周旋者誠小人也豈可侍於經筵以備講論乎又豈可列之東宮以資輔導乎伏望皇上斷以大義示以至公乞將周旋斥逐罷歸別選賢良以任其事庶幾忠良者有所勸而姦邪者知所戒矣臣叨職言路有所見聞不忍緘默以負朝廷任使之意故為皇上陳

之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劾近侍結黨疏

何出光

臣聞自古人君所以壅蔽聰明以成陵替之漸者必自宦
 官始惟剛明果毅之主察其黨與而誅戮行焉是以
 世道清明人心震肅億萬年 太平之業寔基於此臣伏
 在草野自壬午癸未始成進士當是之時蓋目睹馮保徐
 爵諸人權傾中外莫敢誰何矣幸蒙 皇上奮然震怒一
 並掃除滄海內外歡聲若雷臣以為 清明嚴肅之治可
 以萬年如一日者不意姦黨餘孽潛滋操弄至於今日有
 張鯨邢尚智劉守存者其威權霍焰又不啻馮保徐爵已
 也昨者劉守有假為請告以嘗 皇上之用舍科臣任讓

陳尚象等察其奸計據實叅劾 皇上不遽處分者 雷霆之威待時而發耳乃張鯨等大言於外以為轉日回天業已涂去擬旨矣然耶否耶臣不敢漫言以瀆 天聽直以鯨等之作威弄權納賄賣法之實萬不可赦者冒死為我 皇上陳之臣謂三臣之當死者有八罪焉夫人臣之罪莫大乎受賄縱奸而尤莫大乎阻撓 天威頃者李材駕空戮屍欺 君冒賞 皇上奮然獨斷明正其罪中外臣民莫不舉手加額謂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臣工震懼凜凜受事獨嚴衛官校以為奇貨先恐嚇伊男謂非重賄汝父必考掠即死以致盡輦貲財公行饋獻劉守信

皆捕捉者也先受銀一千兩矣尚智為張鯨腹心假之以通張鯨先受銀一千兩而後以二千兩送張鯨矣又以二千兩送鎮撫司矣此皆走內人魏應鵬所過送中外臣民所共知者也以故李材等以奉 旨拏問之囚散處於外若無罪人矣鎮撫司打問漫然無一事實矣即 皇上再三究駁而張鯨曲為庇護以致至今不決矣自始至終錢神用事遂使 天子之威阻撓而不得自由者皆鯨等之罪也此其當死者一也往者犯人馮保干冒 天威籍沒其家矣中外觀望以為馮保有敵國之富其所沒入於官者不知當有幾多矣乃張鯨奉 命籍沒守有封鎖其門

二人通同為奸先將珠寶珍玩精麗奇巧者盡入於二人之手却以濫惡粗糲之物搪塞充數此中外臣民所共知者 皇上試忖度之馮保所有之物止於此而已乎所以使盜臣之寶不得盡還於 府庫者鯨等之罪也此其可死者二也馮保入官之房奉 命招人領買矣未嘗仍令內官贖回也乃張鯨通同邢尚智素知馮保之奸必將細軟之物深藏宅內不知其幾乃令鯨弟張書紳出名承買者二十餘所徧地追尋大有所得 京師為之語曰房價一萬中有百萬今所買之房又有轉賣於他人者矣夫以張鯨之富豈乏財而賣房者哉正以既取其中之所有轉

賣空券以滅其迹耳狡詐專利罔 上行私莫此為甚此其可死者三也廠衛之設欲其發奸摘伏以靖 京師非欲其羅織富室以為利權也乃邢尚智劉守有相倚為奸知富民徐佐之富甲於 京師乃以使女盜金之事挾制徐佐詐銀數千兩而後已被害之人可審也商人王福以廿金賻尚智之喪矣智怒其少誣指為鄭承憲家人挈赴東廠遂傾其家王福之含冤可審也其餘作威詐財不可枚舉二家之富過於王侯此其可死者四也故絕商人石金等尚看未領鈔錠貯在 內庫既無人領即當公用乃張鯨查知此項無名令邢尚智假名冒領扶同欺罔盡數

支出賣銀六萬餘兩尚智嘗對人曰欺領官銀如此之多
將來難免一死矣此尸科諸臣每切齒而未敢言者可一
查而知之也夫以我 國家之財之日而張鯨且侵尅若
此况其他哉此其可死者五也公侯世臣皆有功於 祖
宗之朝我 皇上所優禮而保愛之者也乃張鯨指以雲
南冒功假稱 上命差人遠訪赫詐劉天俸等銀兩不知
其幾即以黔國公之貴抑且嚇要銀一千兩而後歸焉嗣
後賤如邢尚智者有母之喪矣黔國公自雲南遣人奠之
魏國公自南京遣人奠之其他公侯世臣俛首進禮者不
知其幾也威靈氣焰足以鼓動天下也如此尤其甚者寧

焰可畏及今不即剪除後將莫知所終此臣之所以日夜
拊心冒死上 聞者也叅照提督東廠太監張鯨惡黨遺
奸近臣跋扈張虎噬狼吞之勢而富過王侯憑城狐社鼠
之威而權傾中外數其八罪則過惡滔天律以三尺則措
躬無地帶銜鴻臚寺序班邢尚智市井奸徒僕奴賤輩操
舞文之刀筆父子二冒衣冠倚奸宦之冰山坐致萬金宅
第既盈惡貫盈符法曹錦衣衛都督劉守有統衽驕倨之
子肉食雞腫之夫目不識丁昔作江陵之羽翼恙甘媚寵
今為東廠之爪牙誅其心誠三窟之夜兔數其罪乃漏網
之遊魚此三臣者所當急付法司明正其罪者也伏乞

皇上斷自 聖衷速行處分然後將臣所言一一究問如
律則中外臣民莫不仰 日月之明懾 雷霆之威而億
萬年精明嚴毅之治可長保矣臣愚幸甚 宗社幸甚奉
聖旨張鯨着策勵供事劉守有革任回籍其餘本內有名
人犯都着法司提了問



